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编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成都

13548
31
3-20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7 千

1980 年 3 月第一版

198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书号: 11118·27

定价: 0.77 元

· 内部发行 ·



编 辑 凡 例

- 一、本选辑刊印目的，在于：1.保存和积累现代史、革命史资料；2.推动组、撰史料稿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 二、选刊的稿件，主要是撰稿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要求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真实具体，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 三、本选辑只在内部发行，供历史工作者研究和有关部门参考。
- 四、选辑资料，包括从戊戌以来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的各个阶段，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医卫、科技、民族、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史实和人物传记。
- 五、本选辑还包括重要原始档案、遗著、手稿、日记以及仅见的孤本（包括报纸刊物）中的珍贵资料。
- 六、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质疑、补充和订正。
- 七、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摘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甲午杂陈·····	刘光第	(1)
记清光绪给杨锐的密诏及杨庆昶陈情·····	杨献谷	(7)
四川第一家报刊		
——宋育仁创办的《渝报》、《蜀学报》·····	苟 实	(10)
戊戌时期法国人眼里的成都		
——游历四川成都记·····	法人马尼爱	(26)
戊戌时期法国商人对重庆的覬覦·····	中法新汇报	(31)
余栋臣反帝再起义·····	李有明	(35)
“反清灭洋”的四川义和团·····	张 力	(68)
同盟会四川党人革命大事记·····	向 楚	(104)
清光绪年间的自流井		
一、自流井记·····	李 榕	(108)
二、论四川盐火井·····	重庆美领事	(112)
清末都江堰岁修工程		
——考察四川灌县堰工利病书·····	赵式铭	(114)
九十年前的川江上水船		
——南旋记(摘录)·····	刘光第	(131)
四川兵工厂、造币厂的创立·····	刘东父 周 询	(149)
锡良对川汉铁路的经营·····	周 询	(153)
四川高等学堂纪略·····	陆殿典	(156)

经学家井研廖季平年谱·····	廖次山	(168)
史学家合川张森楷年谱·····	晦可	(173)
清末民间儿童读物·····	张秀熟	(180)
清末成都文化艺术一瞥		
一、江南昆曲入川之始·····	周 询	(191)
二、成都出版中外地图·····	傅振村	(192)
三、书店充满中外小说·····	傅振村	(193)
清末成都对外国人往来的稽查·····	傅振村	(196)
附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到二十辑		
分类总目录·····		(202)

甲午条陈

刘光第

编者按：刘光第的政治见解，在过去所刊印的他的诗文集里，绝少见到。一九六二年，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受中华书局之托，编纂《刘光第全集》，征集得此稿，在整理时，并附有以下说明：“按刘光第甲午所上条陈，据其致自井刘安怀堂家书（手迹今存），当时刑部堂官，读之震骇，不敢代奏，光第于家书中表示非常气愤。光第死后，此稿保存于荣县赵熙手，其婿富顺陈其骏（紫建）抄之于赵熙家”。现在发表于此，一以保存史实，一以供治史者探讨研究，对刘光第多一番了解。

具呈广西司候补主事刘光第呈：

为呈请代奏事。窃职系四川富顺县人，由光绪癸未（按系光绪九年，公历一八八三年）进士，签分本部广西司行走。兹因朝廷讨倭用兵，亦已数月，战守情形，必有圣谟神算，非小臣所得而知。然光第区区，窃以为善治外者，必先治内，能知彼者，尤贵知己。古人所谓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者，洵非无谓也。光第狂愚无知，窃不自谅，敢就今之急务，条呈数事。情知迂拙，无补圣明，且位卑言高，亦干罪戾，惟缕缕愚忱，不能自己。敬恳堂台

披阅，可否转为代奏，以备朝廷采择。

窃中俄开战以来，言战者指不胜屈，其间能中机宜者必多。光第以为战胜之机，决之皇上一人而已。伏见国家近年以来，纪纲法度，渐形颓靡，习熟见闻，不能振作。此于闭关绝外之时，犹且不可。况兹外洋逼我，门庭堂奥，无处不通。即以最近逼我之俄倭二国而言：前者不能水战，康熙中，其主彼得罗亲往荷兰习水师，后遂强盛，至今诸国，咸忌畏之；前年其太子曾来游历中国，觐视虚实，闻其人甚雄杰，此其志不在小也。倭人二千余年之封建，数百年来大将军主权，现在倭人之主一旦而改之、撤之，生心蓄锐二十余年，在我肘腋之下，耿耿虎视，伺隙需时，此其志亦不在小也。今倭已形猖獗，恐俄亦隐然思逞。我国如尚不思所以制之之法，蹈常习故，罔肯变通；即或稍有经营，又复视为利藪，虚名无实，而规守成法者，复加掣肘。如此欲求外人之不侮，内地之无事，得乎？伏愿皇上勃然发愤，内断于心，披览史册，鉴古今之成败，周知海内，酌中外之利害，然后用开创之规模，为继述之事业。彼外洋诸大国闻之，犹当心折气沮，况于胜倭，必如操券。敢就今日之所当举行，将来所当变通者，列为四条，为皇上敬呈之。

一、请皇上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也。自古政出多门，鲜有成事，权归当陞，乃克专图。上年皇上亲裁大政之时，醇贤亲王密陈于皇太后之前，请军国重要事件，皇上仍当禀承皇太后，而皇太后不辞者，仰见懿怀深虑，犹恐皇上初裁大政，或遇大疑大议，尚有未周，故虽与自古撤帘之典微有不同，而中外臣民无不感而谅之，以为非有利于权筭之意也。且于已革御史屠仁守请“中外章奏仍书皇太后圣鉴”，披览之时，懿旨切责，有“随时

禀承，并非著为典常”之语，尤见皇太后公虚严畏，度越前古，不惟中外臣民敬服有加，即祖宗神灵，在帝左右，亦当默默感动，阴为相之、且保佑之者也。今皇上聪明仁孝，主政亦已数年，断事决几，久为天下臣民所欣服，若犹必以朝廷大政请于皇太后之前，则乾纲何以昭独断之神，而慈怀亦必有不妥之处。况皇太后现已六旬，正当颐养天和，宁神谧志，皇上亦何忍以军务倥偬之急，更烦懿虑焦劳乎？应请皇上圣裁独断，即当重要事件，亦宜自运宸衷，无复重劳慈听。将皇上孝思，愈可得展；即皇太后于古来撤帘之典，无有不符，则国家幸甚，臣民幸甚。

一、请皇上下诏罪己固结人心也。国家十年来，吏治不修，军政大坏，枢府而下，嗜利成风，丧廉耻者超升，守公方者屏退；谄谀日进，欺蔽日深，国用太奢，民生方蹙。上年虽有明谕申饬，言者不计，牵涉天灾。而上天仁厚，眷我国家，屡用示警。故近年以来，畿辅灾潦频仍，京师城门，水深数尺，天坛及太和门，均被水灾，今年二月天变于上，三月地鸣于外城，旋有倭人肇衅之事，此殆非偶然也。在皇上早已恐惧修省，战兢惕厉，冀弭灾于无形，而中外臣民，未睹诏书之下，尚无以感人心而召天和，且无以激军心而慑敌气。应请皇上引咎自责，特降罪己之诏，情词迫切，动天下以至诚，痛戒从前积习之非，即隐厉今日同仇之慨。如是则天下观听一新，即贪欺庸懦之臣，亦或洗心革面，愧愤图功；而三军之士，一闻宣读诏书，尤当有感激流涕者，然后以之御敌、有必死之心，以之守疆、有不摇之志，感应之捷，影响不如。若夫诏求直言以去蒙蔽，破除忌讳以济艰难，尤在圣衷独断耳。

一、请皇上严明赏罚以操胜算也。现在中倭潜兵，打仗奋勇

在将领，治兵筹餉在边臣；运筹决策以襄圣漠则在督办之王大臣及军机大臣；而神机密运、洞见万里、赏忠勇、罚奸怯，实操于皇上之一心。今安定依克唐阿、丁汝昌、卫汝贵等，已蒙谪罚拿问有差，然中外臣民犹以为处分过轻，不足以警将心而作士气。前者、平壤之溃，闻各营将领，愤叶志超以逃溃朦保而得奖叙，遂乃齐驻城中，不守要隘，以致失事。若果然，则是战败于庙堂矣。知滥赏之可以堕丧军心，则知不能重罚之可以怠弛士气也。至疆臣不得其人，各省匪徒必思乘衅蠢动，烽火燎原，蚁穴溃堤，前明之祸，可为殷鉴。今李鸿章挟私遂非，情形已露，朝廷当自有处置。其他如李瀚章、裕宽、德馨、福润、邵友濂等，亦皆不满入望，悉宜罢归。别简贤能大吏，辑匪安民，先清内地之奸，然后一意外攘，始无牵动大局之虑。至于十年来，军机大臣，貽误国家，中外臣民，咸所深愤，已蒙圣明洞鉴，添换大臣；然貽误之尤者，仍厕其间，未闻屏黜，中外惶惑，颇以为忧。凡此溃逃之将，未得军前正法，贪庸大吏，未得速为更换，貽误之军机大臣，未得尽为退斥，皆由我皇上仁厚有加，不能自克，以致数月以来，军务尚无起色。昔人称，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义少，今日情形，岂宜有是。宋臣司马光疏论修心之要，曰仁、曰明、曰武；论治国之要，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似于今日朝廷尤所当急。应请皇上大奋英武，除恶务勇，威断若神，果能厉行，将不崇朝而天下鼓动，即海上捷音当可立至矣。

一、请皇上隆重武备以振积弱也。文武之道，一弛一张，目今救弊所先，讲武为急。自绿营敝坏，各省咸待练军，然以制土匪或有余，以制外洋则不足。而算学、制器、测量、管驾诸务，

中国非不为之，奈承学者多不得其入，遂皆有名无实；士大夫之才质聪颖者，又方鄙为洋学，不屑究心，惟殚精疲神于无益之事，此宜坐困者也。夫天算制器，皆中土神圣所开，火炮兵轮，亦古人射御之变，即谓取材异国，亦期有益我邦。春秋时，楚子灵教吴乘车射御驱侵，而楚疲于奔命；明大学士徐光启能传利玛窦之学，善造西洋大炮，后来袁崇焕等用之有功，其明验矣。应请皇上将算学测量等务，通飭各省督抚，广布其书，多聘外国教师，分门传习，数年之后，则于乡会试“时文”之外，各别设为一科，均当隆重其选，以求实效。至于练兵之法，必以京营旗兵为始。先当大为变通，核其不能为兵者，咸出档籍，编入齐民，酌给资本，以为各寻生业之地；然后精选而厚饷之，简派忠勇廉干知兵大员管教，兼募洋将训练；添设武备学堂，分时出城调扎，学筑土垒，演习测量，使之有技在身，自可增其胆力；皇上不时命亲王、贝勒等校阅而赏罚之，每年大驾，又必亲校阅之，以定训管大臣之功过；即北洋海军多添船炮之后，亦宜每岁亲校阅之，厚其赏，重其罚。如此，则天威所临，不惟将领之勇怯、军实之精窳、无所欺蒙，且令满汉统兵大员及各将士，咸晓然知朝廷认真武备，不比从前徒有其名，必皆感激图报，英才猛士，成就必多。我国龙兴之初，太祖、太宗，均各有数千健儿，与之共旆裘、同饮食，所以能得其死力，天下无敌。今既不能如此，亦当略师其意，以重武臣之选，俾得情孚志合，上下一心；不宜徒受文貌之承奉，情形隔绝，欺饰百端，毫无实用也。今日各省绿营，亦宜渐次裁减，或空额不补，一意整顿练军，飭各省督抚讲求将才，修备关隘，精研机器等局，推广武备学堂。而东三省根本之地，宜添设督抚，开办铁路、屯田诸政，移民垦土，转饷

治兵，极力经营，务成重镇。迨办有成效之后，皇上亦宜时巡出关，简阅军实，且以亲拊其人，务使人心坚定，永为不可摇夺之地。然后各省亦得次第而整饬之。如此全力以图，足食足兵，渐臻民信，不过二十年，恢之可以兼容并包，退亦可以保疆固圉，要在皇上恢宏其志气，坚定其心意而已。光第为朝廷讨倭，不揣愚昧，谨为条陈，窃欲仗宸衷为决胜之机，并思于国是画久安之策，有宜举行于开战时者，有宜变通于息战后者。是否有当？谨此具呈。伏乞察核据情代奏。

记清光绪给杨锐的密诏及杨庆昶陈情

杨 献 谷

编者按：杨庆昶于清宣统时到京缴诏陈情，解放后犹及见绵竹人士记录，引为美谈。但杨锐后人已衰落，未能于其家觅得有关文据实物。前华西大学教授杨献谷壮游京师，习古文物鉴定，往来于赵熙、傅增湘……之门。一九六三年应邀写此资料时，从破旧箱笼中检出几十年前手钞诏文、奏文，与众共阅，蛀痕斑駁，信非伪品。

戊戌政变前夕，吾蜀人杨锐值班枢府。八月朔日（旧历）清德宗（即载湉）往颐和园与慈禧皇太后（即叶赫那拉氏）请安回来，因为碰了慈禧的钉子，恐其有变，牵连主张维新的人物，急切亲笔写好两封密诏，立刻召见康有为单独奏对，便与密诏一封，并囑速去上海办报。旋即又召见杨锐单独奏对，亦与密诏一封。事变起，杨锐被步军统领衙门的番役逮捕，置于刑部狱中。八月十三日，刑部尚书刚毅命将同案六人提出，宣读叶赫那拉氏诏旨，即绑赴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将六人同时大辟。六人就是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杨、刘、林、谭皆刚由载漪赏了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上行走，其实等于军机大臣。所有维新的上谕，不按例通过旧军机，全交由四章京办理。尤以杨

锐在当时是个“大手笔”，票拟无不称旨。

杨锐的儿子杨庆昶以拔贡至京朝考，正遇着父亲横死，只得扶柩回籍，并将载湉密诏暗藏起来。等到宣统即位，醇亲王载灃摄政，御史川人赵熙以书招庆昶来京缴还密诏，藉谳昭雪。赵熙并捉刀（“大纲三条”或是赵熙故为开脱之辞），代做呈都察院文云：

“窃生故父杨锐以内阁候补侍读，于光绪戊戌年七月，仰蒙先皇帝特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当时在事诸臣，生故父惟与同乡京官刘光第相契。生故父列衔在前，蒙先皇帝特旨召见，亲赐手诏，令“详议以闻”。生故父献将手诏令生恭藏。云云覆奏。生献叩手诏理当恭缴，生故父云：“本已面缴，圣恩仍复见赐”。生又献叩如何复奏？故父云：“事关重要，当未存稿”。略举大纲三条语生，第一条言皇太后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应宜遇事将顺，行不法处，不宜固执己意；第二条言变法宜有次第；第三条言进退大臣不宜太骤。生当时所闻封奏情节，实止于此。

“嗣是年八月初九日，生故父与刘光第同时被逮，入刑部，止谓是非一讯即明；不料十三日邂逅就死。生惨痛昏迷，无术清代，故父门人同乡举人黄尚毅泣与生云，故父忠悃，官有封奏，私有家牍，他日尚可呈请别白；惟手诏关系重要，当斯事变不测，欲呈不敢；于是相与敬去外封，缝藏衣领密藏。即以是月，扶柩归里。道途霖雨积雪，生性命所重者，止则先皇帝手诏，下则生故父一棺也。

“今十三年矣！惨念生故父生平志行，惟与刘光第相契相规，此外并无苟同之处，一时朝士共知。父子深恩，岂敢乎死后妄加欺饰。而所奉先皇帝手诏，至孝至仁，万古纲常所系，天下臣民今

犹戴天履地者，实先皇帝忧国之一念，垂福无穷也。而生父仓卒以死，今是非莫白，生故父含忠地下，何以对先皇帝在天之灵！

“生是以本年五月，母丧服闋，匍匐泣血，约同故父门人黄尚毅，以今八月，敬赍手诏来京，吁恳代呈，以光先皇帝圣德，慰我皇帝大孝之思。生故父拳拳臣节，所图仰报先皇帝于万一者，当时封奏谅可详明；其生平论学制行，实惟与刘光第同其本末；今大学士张之洞抚晋、督粤、督楚，生故父留幕府者十余年，亦所深见。生不胜粉身碎骨之念，谨恳奏请昭雪，生死百世，永戴皇仁”！

这篇呈文，意在请求昭雪，措词浅显明白，恳切周到，但述忠悃，不计是非曲直，读之惨痛！但奏入竟留中，渺无消息。当其手诏未缴，呈文未上时，傅增湘先生好奇，闻信赶至杨庆樾寓所，录其全文，与同乡传观，余因得而重录之，夹在破书堆里，今始检出，连同载湉密诏一并转录如下。密诏云：

“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遽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选用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虽由朕随时几谏，而慈意甚坚。即如七月二十八日之事，圣母谓已太过。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遽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能及，若必强以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遽此英勇通达之人，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封奏以闻，候朕审择施行，不胜焦虑之至！欽此。”

此云“七月二十八日之事”，按时间当系八月朔日亲笔之诏书了。

一九六三年八月

四川第一家报刊

——宋育仁创办的《渝报》、《蜀学报》

苟 实

现在，我们天天接触许多报刊。但若研究历史，便会问道：四川有报纸起于何时？是在什么情势下产生的？是官办还是民营？是一些什么人倡导和主持的？答案是：一八九七年即清末戊戌政变前一年，四川即开始有了报刊；是在当时变法维新、潮逐浪高的情势中产生的；是刚从欧洲各国考察政治回国来的翰林院检讨宋育仁集资约股创办的。

一、缘 起

宋育仁，字芸子，四川富顺县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散馆后授翰林院检讨，奉派随使欧洲诸国，任驻英使馆参赞。在欧洲时，他搜访西方的政治、经济、礼俗、学术，成《采风记》五卷，建议欲图中国富强，须采行西法，颇为当时所重视。甲午战败，中日和议成，辞职回国，翰林院祭酒张百熙上奏清廷：

臣尝典试入蜀，于川省情形较悉……川省矿务处所，周

回约二千余里，宁远、雅州、天全、会理、松潘、岷边、冕宁、荣经各府厅州县，矿苗素旺，土人无不周知，即外国已久生涎视。……近闻业经勘探，自系开源要策。……至川省土产素饶，今重庆既允倭人通商，准其随地制造，如不急兴商务，自保利权，无以护小民生计。……臣查翰林院检讨宋育仁，究心时事，喜念大局，上年曾随使英、法、意、比诸国，充驻英参赞，精求外国富强之术，著有记载数种，俱能洞达情势，晓习利弊，……且于川省情形最熟，兼本乡声望素孚……请旨充川省矿务商务总局监督。

旋于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旧历，下同）清廷下谕：“宋育仁着即前往四川。鹿传霖（按：当时的四川总督）俟该员到后，将矿务商务与之逐一讲求。”宋育仁因此回到四川，但鹿传霖仅给他一个商务局名义。他目光远大，认为此非扼要之图，因积极筹备出版报刊，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上旬《渝报》创刊第一期中，他写了一篇《学报序例》，叙述他的意旨：

……中倭之役，噩然创深，朝野奋发振兴，乃有京师官书局汇报，以通民志。继有上海《时务报》……湖南《湘学报》接踵而起。……昔育仁从使泰西，丁中倭构难，洎和议成，辞使取返京师。值朝士开强学书院，旋改官书局，与从讲议。……承乏开矿经商，又有讲求之责……乃就邦人士谋兴学报，先即重庆通衢开馆，为风教之先……。

宋育仁称“就邦人士谋”，这不是偶然的。在宋育仁随使泰西时，四川大足人民正暴发反帝国主义大起义。在马关和约订立即他回国的一年，成都人民又暴发捣毁英、美、法等国教堂的教案。就在这一年，四川举人刘奕等协恳川督代奏，驳斥中日和